

禮記纂言

二十七



三年問第十九

此篇專問父母喪所以三年之義故以三年問名篇

三年之喪何也

孔氏曰記者欲釋三年之義故假設其問

曰稱情而立文因以飾羣別親疏貴賤之節而弗可損益也故曰無易之道也補尺證切別彼列切易音亦

鄭氏曰稱情而立文稱人情輕重而制其禮也羣謂親之黨無易猶不易也孔氏曰飾謂表章羣謂五服之親因此三年之喪差降各表其親黨別親疏貴賤之節者

三年卷十九

親謂大功以上疏謂小功以下貴謂天子諸侯絕期卿

大夫降期以下賤謂士庶人服族其節分明不可損益故曰者引舊語成文無不也各有差品其道不可改易

澄曰曰者設為答辭也問者專問三年之義而答者因其問二年并及期九月五月三月諸服輕重之差情謂

哀情文謂禮文羣謂服五服之衆人言喪之五服各稱哀情之輕重而立隆殺之禮文也其禮文之或隆或殺

因以表飾五服衆人哀戚輕重之情而分別所為服者之或輕或重與夫服喪者或貴而有絕有降或賤而無

降各有品等之節也其親而服重或賤而無降者不可



損之而減輕其疏而服輕或貴而有絕有降者不可益之而加重也其弗可輕重者乃一定無可改易之道理也

創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三年者稱情而立文所以為至痛極也斬衰首杖居倚廬食粥寢苫枕塊所以為至痛飾也

孔氏曰鉅大也愈差也創小則易差創大則難愈故其日久也賢者喪親猶鉅創之痛既甚故其差亦遲既痛甚差遲故稱其痛情而立三年之文以表其為至痛之極澄曰二年之文斬其衰首其杖居則在倚廬所食者

粥所寢者苫所枕者塊此皆三年喪之外文所以為內情至痛之表飾也此一節乃是正答重喪二年之義痛甚者其愈遲釋上創鉅者其日久一句痛其釋創鉅愈遲釋日久也

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服以是斷之者豈不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哉斷丁亂切復音伏

孔氏曰賢人君子於此二十五月之時內心之悲哀摧痛猶未能盡思慕未忘而聖人裁之止限二十五月其喪服之外文以是斷割者豈不是送死之情須有已止復生之禮須有限節也哉復生謂復吉帶之

禮鄭氏曰復生除喪反生者之事也澄曰前一節正喪重喪之所以三年此一節又言重喪雖名二年實則二十五月也蓋二十四月則兩期矣其第二十五月者第三年之月也大祥後除練服去經杖則喪服畢矣其喪後所服至二十七月禫祭畢而除者此非喪之正服也故喪之正服止於二十五月而已

凡生天地之間者有血氣之屬必有知有知之屬莫不知愛其類今是大鳥獸則失喪其羣匹越月踰時鳥則必反巡過其故鄉翔回焉鳴號焉踳躅焉跼蹐焉然後乃能去之小者至於燕雀猶有啁噍之頃焉然後乃能去之故有

血氣之屬者莫不知於人故人於其親也至死不寤失喪去聲號音

豪躅直亦切躅直錄切跼音馳蹐音厨啁張留切噍子留切頃屈穎切知音智

孔氏曰天地之間血氣之類皆有所知至於鳥獸大小各能思其種類況在於人鄭氏曰匹偶也言燕雀之恩不如大鳥獸大鳥獸不如人含血氣之類人最有知而恩深也於其五服之親念之至死無止已澄曰翔回鳴號謂鳥踳躅跼蹐謂獸鳴號者悲傷發於聲踳躅者悲傷見於行鳴號之元而翔回踳躅之後而跼蹐皆謂遲留將去不忍去也啁噍小鳥聲其聲羣沸迫急失其常度也須者言斯須而不能久大鳥獸則越月踰時反巡

過其初死之處久之乃能去則不止如燕雀啁噍之頃者矣人之於親則至死而其情無窮已則又不止如大鳥獸之久之乃能去者矣

將由夫患邪淫之人與則彼朝死而夕忘之然而從之則是曾鳥獸之不若也夫焉能相與羣居而不亂乎將由夫脩飾之君子與則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然而遂之則是無窮也故先王焉爲之立中制節壹使足以成文理則釋之矣

夫音扶與音餘焉於虔切爲云馮切

患猶病也患邪淫謂之邪僻淫溺之病從之謂徇其情而順從之亂謂鳥獸羣居者其尊卑長幼無序雌雄牝牡

牡無別也脩飾謂完脩整飾其身行遂之謂徇其情俾之得遂也不肖者之情薄故其親朝死而夕已忘之若從其情而不以禮勉其不及則親死不哀不如鳥獸於死者如此則其於生者安能保其不如鳥獸之亂乎賢者之情厚視二十五月之久如駒過隙之速若遂其情而不以禮抑其過則哀親之情無窮已之時也故先王於賢不肖之過不及而爲之立中使不可不及亦不可過制爲喪服年月之限節但使足以成完儀文義理則除釋其服矣若更過此節則不肖有所不勝更不及此節則賢者有所不滿也鄭氏曰邪淫之人謂惡人薄於

恩死則忘之其相與聚處必失禮也遂之謂不時除也立中制節謂服之年月也釋猶除去也孔氏曰小人之人曾鳥獸不若君子於三年之喪若駟之過隙駟謂駟馬隙謂空隙駟馬駿疾空隙狹小以駿疾而過狹小言急速之甚君子小人不同先王爲之立中人之制以爲年月限節壹謂齊同三年一閏天道小成子生三年免於父母之懷故服以三年君子小人皆齊同使足以成文章義理也

然則何以至期也曰至親以期斷是何也曰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變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焉以是象之也

卷之九

五

鄭氏曰言三年之義如此則何以有降至於期也期者謂爲人後者父在爲母也至親以期斷言服之正雖至親皆期而除也又問服斷於期之義言法天地變易可以期也孔氏曰天地之中莫不更始言動植之物無不於前事之中更爲今事之始以人事象天地故期年也父母本二年何以至期者問其一期應除之義故答曰至親以期斷是明一期可除之節故禮期而練男子除經婦人除帶下文云加隆故至三年記者不據爲人後及父在爲母期鄭釋恐未盡

然則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尔也焉使倍之故再期也由  
九月以下何也曰焉使弗及也故三年以為隆總小功以  
為殺期九月以為間上取象於天下取法於地中取則於  
人之所以羣居和壹之理盡矣為使如字務所界切間如字夫音扶

鄭氏曰法此變易可以期何以乃三年為也言於父母  
加隆其恩使倍期也焉猶然也焉使弗及言使其恩不  
若父母也取象於天地謂法其變易自三年以至總皆  
歲時之數言既象天地又足以盡人聚居純厚之恩也  
孔氏曰九月者使恩隆不及於期五月不及九月三月  
不及五月轉相不及也三年以為隆謂恩愛隆重總小

功以為殺謂情理殺薄期九月以為間是隆殺之間也  
天地之氣三年一閏是三年取象於一閏天地一期物  
終是一期取象於一周九月象陽數又象三時而物成  
也五月象五行三月象天地一時而氣變此五服之節  
皆取法天地也子生三年免於父母之懷故服三年人  
之一歲情意變改故服一期九月五月三月亦逐人情  
而減殺是中取則於人也既法天地與人三寸竝備故  
能調和羣衆聚居和諧專一義理盡備矣山陰陸氏曰  
焉是也春秋傳晉鄭焉依國語焉作是  
故三年之喪人道之至文者也夫是之謂至隆是百王之



所同古今之所壹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孔子曰子生  
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喪也  
鄭氏曰言三年之喪喪禮之最盛也不知其所由來喻  
此三年之喪前世行之久矣達謂自天子至於庶人孔  
氏曰三年之喪於人道之中至盛之文理人思之至極  
隆厚也案易繫辭云古喪期無數尚書云喪考妣三載  
此云不知所由來者不知定在何時也

右記喪服年月隆殺之義

喪服四制第二十

鄭氏日記喪服之制取於仁義禮知也

凡禮之大體體天地法四時則陰陽順人情故謂之禮訾之者是不知禮之所由生也夫禮吉凶異道不得相干取之陰陽也喪有四制變而從宜取之四時也有恩有理有節有權取之人情也恩者仁也理者義也節者禮也權者知也仁義禮知人道具矣

訾音紫一音咨知音智

鄭氏曰禮之言體也故謂之禮言本有法則而生也口毀曰訾言禮凶禮異道謂衣服容貌及器物也取之四時謂其數也取之人情謂其制也孔氏曰夫禮以下覆

禮記卷之二十一

禮記

說前文禮法四時則陰陽順人情之事不覆說體天地者天地包四時陰陽人情無物不揔也異道者言言凶各不同也變而從宜者門內主恩若於門外變而行義尊卑禮制有恒以節為限或有事故不能備禮則變而行權是皆變而從宜取諸人情也恩屬於仁理屬於義節屬於禮量事權宜非知不可仁屬東方義屬西方禮屬南方知屬北方四時並備人道具矣廬陵胡氏曰禮之大體非聖人不足以知之故訾之者是不知禮言陰陽四時人情而不言體天地者天地囊括此三者也澄曰禮之大體體天地者揔其綱下三者分其目陰陽之

氣四時之序即天地也人生天地之間其情與天地之情通故天地足以該人情吉凶軍賓嘉五禮之內各備陰陽今但以吉禮為陽凶禮為陰似大拘

○其恩厚者其服重故為父斬衰三年以恩制者也為父云偽

切下並同

孔氏曰此明四制之中恩制也以父恩最深故特舉父而言其實門內諸親之服皆是恩制鄭氏曰服莫重斬衰也

○門內之治恩掩義門外之治義斷恩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貴貴尊尊義之大者也故為君亦斬衰三年以義

制者也斷丁亂切

孔氏曰此明四制之中義制也門內之親恩情既多掩藏公義得行私息若公羊傳云有三年之喪君不呼其門是也門外謂朝廷之間既仕公朝當以公義斷絕私恩若曾子問父母之喪既卒哭金革之事無辟是也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者言操持事父之道以事君則敬君之禮與父同貴貴謂大夫之臣事大夫為君者大夫始入尊境是貴也尊尊謂天子諸侯之臣事天子諸侯為君者天子諸侯同為南面是尊也以義斷恩門外如雖復大夫與王侯有異其臣敬君不殊故並云義

之大者也爲君亦斬衰三年以義制者亦同於父也鄭氏曰資猶操也貴貴謂爲大夫君也尊尊謂爲天子諸侯也

○三日而食三月而沐期而練毀不滅性不以死傷生也喪不過三年苴衰不補墳墓不培祥之日鼓素琴告民有終也以節制者也

孔氏曰此明四制之中節制也苴麻之衰雖破不補一成立陵之後不培益其土鄭氏曰食食粥也鼓素琴始存樂也蓋田呂氏曰三日而殯未殯不食既殯食粥納財朝暮皆一溢米三月而葬未葬不沐既葬將虞然後

沐浴期而小祥既小祥然後練冠練衣蓋毀不可久久則滅性以死傷生不得伸其孝矣天性之恩非不重也歲月之久則不可不除先王制禮必立之中制故喪不過三年使賢者不敢盡不肖者不敢不勉苴麻之衰所以爲至痛飾非求乎完且久故服雖弊而不補葬之爲言藏也封之所以識非求乎高大而終不夷故墳墓不培哀雖甚也已過則不可不樂故既祥而後樂皆示至恩重哀亦不可以無終所以爲之節也檀弓云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自練至祥漸而即吉則既祥可樂矣然又至於禫之徙月爲樂不忍遽也此云祥之日鼓素琴

告民有終除喪乃可為樂未聞為樂以告喪之終仁人  
孝子之情疑不出乎此謂既祥而樂猶可祥之日鼓素  
琴或未然

○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  
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故父在為母齊衰期者見無二尊  
也杖者何也爵也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  
杖或曰擔主或曰輔病婦人童子不杖不能病也百官備  
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后事行者杖而起身  
自執事而后行者面垢而已禿者不鬢偃者不袒跛者不  
踊老病不止酒肉凡此八者以權制者也

見賢遍切擔是  
豔切髮側加切

孔氏曰此明四制之中權制也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  
同言操持事父之道以事母恩愛雖同而服則有異家  
無一尊故也杖本為爵者設故云爵也三日五日七日  
歷叙其爵之人也擔主謂無爵而杖者擔假也尊其為  
主假之以杖也輔病謂非主而杖者庶子以下雖非適  
子皆杖為輔其病故也杖既扶病婦人童子何以不杖  
為其不能病也婦人謂未成人之婦人童子謂幼少之  
男子王侯委任百官不假自言而事得行故許子病深  
雖有杖亦不能起又須人扶也大夫士既無百官喪服  
須已言而后行故不許極病所以杖而起庶人無人可

使不許病故有杖不用面無塵垢之容而已子於父母  
貴賤情同而病不得一故爲權制髻者婦人之太紒重  
鬋辨髮繞髮禿者無髮故不髻男子禿亦不免也袒者  
露膊偃者可憎故不露也跛人脚蹇故不跳躍老及病  
身已羸瘠又使備禮不食滋味必致滅性故酒肉養之  
夫喪禮宜備今有此八條不可強通故聖人權宜制也  
八者庾氏云父存爲母一也扶而起二也杖而起三也  
面垢四也禿五偃六跛七老病八藍田呂氏曰先王制  
禮不遂其所不得伸父在爲母齊衰期是也不施於所  
不必用婦人童子不杖是也不責其所不能給身自執

事面垢是也不必其所不能行禿者不髻偃者不袒之  
類是也所謂凡此八者父在爲母齊衰期一婦人童子  
不杖二杖而起三面垢四禿者不髻五偃者不袒六跛  
者不踊七老病不止酒肉八先儒以爲母朞屬前章父  
在爲母朞正以權制而屬前章非也庾氏取父存爲母  
爲一而不數婦人童子不杖之科亦非也夫扶而起乃  
喪禮之當然貴者盡之賤者有所不得遂故有杖而起  
者有面垢者蓋以權制也若扶而起則禮之正非權也  
鄭氏曰五日七日授杖謂爲君喪也扶而起謂天子諸  
侯杖而起謂大夫士面垢而已謂庶人澄曰正禮爲母

齊襄三年父在不二尊則降而耆男女皆當杖婦人童子不能病則不杖子為父母皆當病甚若大夫士君庶民則不能如天子諸侯之得遂喪禮皆當髻當和當踊當止酒肉有四病者則不能此皆權制八者之口鄭說非庾勝於鄭呂又勝於庾擔鄭讀式筆切訓為假呂讀都合切訓負荷疑皆未是其義想與瞻通謂優之也

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恩之殺也聖人因殺以制節此喪之所以三年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得不及此喪之中庸也王者之所常行也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之也曰高宗

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即位而慈良於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善之善之故載之書中

而高之故謂之高宗

解佳買切殺色界切諒闇音梁鷓復扶夕切

此一節明喪三年之義鄭氏曰不怠哭不絕聲也不解不解衣而居不倦怠也諒古作梁楣謂之梁闇讀如鷓鷓之鷓闇謂廬也廬有梁者所謂柱楣也孔氏曰期悲哀謂期之間朝夕往哭三年憂者謂不復朝夕哭但憂戚而已藍田呂氏曰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此以日月之久近而有哀戚之殺也始死哭不絕聲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此三日不怠也未葬哭無時居倚

廬寢不絕經帶此三月不解者也既虞卒哭唯朝夕哭此期悲哀者也既練不朝夕哭哭無時謂哀至則哭此三年憂者也君子之居喪期合乎中有如是之隆殺聖人因隆殺而致其禮禮者所以教民之中故三年之喪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敢不勉也二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書獨稱高宗者先王之禮墜王者之貴有不能行高宗以善喪聞而廢禮所由興故善之也慈良於喪善喪之謂也

○三年之喪君不言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此之謂也然而曰言不文者謂臣下也禮斬衰之喪唯而不對齊衰之喪對而不言大功之喪言而不議緦小功之喪議而不及樂

此一節明三年喪不言之義鄭氏曰言不文者謂喪事辨不所當共也孝經說云言不文者指士民也唯而不對侑者爲之應爾言謂先發口也此謂與賓客也孔氏曰唯而不對但稱唯而已不對其所問之事侑者爲之對不旁及也對而不言對其所問之事不餘言也言而不議但言說它事不與人議論相問答也藍田呂氏曰不言而後事行此人君之喪禮故高宗三年不言也言而後事行者杖而起故言不文此士大夫之喪禮也所



謂斬衰之喪唯而不對齊衰之喪對而不言非人君而亦不言者謂與賓客接也若治喪之事則亦言而後行事也唯而不對相者代之對也對而不言應之而不倡也言而不議無往反酬問也議而不及樂有往反酬問而不及樂事也此因論三年不言與言不文而及之也故備引五服言語之節

○父母之喪衰冠繩纓管屨三日而食粥三月而沐期十二月而練冠三年而祥比終茲三節者仁者可以觀其愛焉知者可以觀其理焉強者可以觀其志焉禮以治之義以正之孝子弟弟貞婦皆可得而察焉

管音茲必利切知音智

此一節摠論喪有三大節鄭氏曰仁有恩者也理義也察猶知也孔氏曰三節者初喪至沐一也十三月練二也二年祥三也仁者居喪可以觀其愛親知者居喪則合道理強者居喪則能守志節用禮以治喪事用義以正喪禮則是孝子弟弟貞婦也藍田呂氏曰父母之喪其大變有三始死至于二月一也十三月而練二也三年而祥三也莫不執喪也善於此者難莫不善其始也善於終者難故終茲三節以善喪稱者則孝子弟弟貞婦可得而知也惻怛痛疾悲痛志蕙非仁者之愛則不能也然哭踊無節喪期無數服不別精粗位不別賓主

乃野人夷狄直情徑行者其知不足道也哀之發於容  
體發於聲音發於言語發於飲食發於居處發於衣服  
輕重有等變除有節至于襲含歛殯之具賓客弔哭之  
文無所不中於禮非知者之明於理則不能也然有其  
文矣實不足以稱之有其始矣力不足以終之其強不  
足道也喪事不敢不勉此強有志者之所能也故古之  
善觀人者察其言動之所趨驗其行事之所久而知其  
人哭死而哀非爲生者則其仁可知矣生事之以禮死  
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則其知可知矣先王制禮不敢不  
及則其強可知矣故君子之觀人常於此而得之澄曰

篇首論喪之四制旣以仁義禮知言之矣篇末論喪之  
三節又復以禮義仁知言而加之以強蓋強者所以終  
之也強以終之則有禮義仁知之實所謂信也篇首四  
者則分而言之如天地之四時篇末五者則就人而言  
禮義者聖人所以立教之道仁知強者君子所以修道  
之德於喪之禮能篤於愛者仁也於喪之義能明其理  
者知也始終此仁知不易其志者強也強即中庸三達  
德之勇有是三者之德然後能行禮以治喪事知義以  
正喪禮而可知其爲孝子弟弟貞婦也善喪其父謂之  
孝善喪其兄謂之弟善喪其夫謂之貞然此本只是言

孝子於父母之喪如此而末句乃兼言弟弟貞婦者蓋能爲人子則能爲人弟弟之所以盡禮義於兄者以兄乃吾父之正體而傳重者也哀其兄所以哀其父也能爲人婦者亦以能爲人子者推之蓋婦之天其夫猶子之天其父也

右記喪服恩禮節權之義凡八節

祭法第二十一

法謂制之定者此篇記祭人鬼神地示之定制故曰祭法

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嘗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嘗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嘗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禘大計切嘗音醑契息列切

案春秋外傳魯語曰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舜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商人禘嘗而祖契郊冥而宗湯周人禘嘗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此記因彼文有所改正禘者追享始祖之所自出祀

祭法卷二十一

之於始祖之廟以始祖配焉者也郊者郊祭天而以此人配焉者也祖者始祖也宗者為百世不遷之廟與始祖同者也有虞氏承堯以顓頊為始祖黃帝者始祖之祖也故無廟而追禘嘗者始祖之子也故郊天而配享舜親受天下於堯堯猶父也故定為百世不遷之宗以蓋舜嗣堯位之後立為此制也夏之祖與禘皆同有虞禹嗣舜位之後其禮亦當郊堯宗舜禹未及立制而崩今郊鯀宗禹者蓋禹既傳子故啓嗣位之後定為此制而堯舜二帝則朱均之國各以為始祖而以天子之禮祀之商以契為始祖嘗始祖之父也無廟而追禘冥始

祖之孫也郊天則配享湯始有天下既不得為始祖故為百世不遷之宗與始祖同也虞夏商三代遠不可考且依此記之文釋之周制則與此記異周以后稷為始祖追禘帝嚳與商同然稷為始祖就以配郊則兼祖與郊矣文王正當配郊然既有稷配故別制一禮季秋祀上帝於文王之廟而以文王配亦與配郊同此禮自周始有前代所無也武王始有天下而不得為始祖故為百世不遷之宗如商之於湯也周祖后稷記言祖文王非是文王與武王皆為宗項氏曰此蓋經生用其師說推以為當然非必有文可據也後人必欲為之考實難

矣按此篇末自解其意先序帝嚳堯舜鯀禹之功次序黃帝顓頊契冥湯文武之功以為此皆有功烈於民者故祀之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則此人之師說蓋謂禘郊祖宗皆擇有功烈者祀之爾而後之有天下者故稽此以祀其祖先則固與其說大異矣若之何其可稽乎

大凡生於天地之間者皆曰命其萬物死皆曰折人死曰鬼此五代之所不變也七代之所更立者禘郊宗祖其餘

不變也

折常  
列切

鄭氏曰折棄敗之言也鬼之言歸也五代謂黃帝堯舜禹湯周之禮樂所存法也七代通數顓頊及嚳也所不

變者則數其法而已變之則通數所不法為記者之微  
意也少昊氏修黃帝之法後王無所取焉孔氏曰總包  
萬物故曰大凡皆受天之賦命而生故皆曰命萬物無  
知死皆曰折人為有識故死曰鬼此之名號從黃帝正  
名百物以來至堯舜禹湯及周所不變更也黃帝以下  
七代所變易而立者是禘之與郊及宗祖也除此外其  
餘社稷山川五祀之等不改變也

○天下有王分地建國置都立邑設廟祧壇墀而祭之乃  
為親疏多少之數是故王立七廟一壇一墀曰考廟曰王考  
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為祧有

祭法卷二十一

八三一

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為壇去壇為墀壇墀有禱焉祭之無  
禱乃止去墀曰鬼諸侯立五廟一壇一墀曰考廟曰王考  
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為  
壇去壇為墀壇墀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墀為鬼大夫  
立三廟二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享嘗乃止顯考  
祖考無廟有禱焉為壇祭之去壇為鬼適士二廟一壇曰  
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無廟有禱焉為壇祭之去  
壇為鬼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去王考為鬼  
庶士庶人無廟死曰鬼顯考無廟  
顯音皇  
鄭氏曰建國封諸侯也置都立邑為卿大夫之采地及

賜士有功者之地廟之言貌也宗廟者先祖之尊貌也  
封土曰壇除地曰墀書曰三壇同墀王皇皆君也顯明  
也祖始也各先人以君明始者所以尊本之意也天子  
遷廟之主以昭穆合藏於二祧之中諸侯無祧藏於祖  
考之廟中聘禮曰不腆先君之祧是謂始祖廟也享嘗  
謂四時之祭天子諸侯為壇墀所禱謂後遷在祧者也  
既事則反其主於祧鬼亦在祧顧遠之於無事祫乃祭  
之爾春秋文二年秋大事於大廟傳曰毀廟之主陳于  
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大祖是也曾煬公者伯  
禽之子也至昭公定公久已為鬼而季氏禱之而立其  
宮則鬼之主在祧明矣唯天子諸侯有主禘祫大夫有  
祖考者亦鬼其百世不禘祫無主爾其無祖考者庶士  
以下鬼其考王考官師鬼其皇考大夫適士鬼其顯考  
而已大夫祖考謂別子也凡鬼者薦而不祭王制曰大  
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適士上士也官師中士下士  
庶士府史之屬此適士云顯考無廟非也當為皇考字  
之誤孔氏曰此明天子以下尊卑既異上祭祖廟多少  
不同之事既王天下分九州之地建立諸侯之國王畿  
之內及諸侯國中置此公卿之都立大夫士之邑設廟  
桃壇墀為親疏多少之數則下所云是也王立七廟者

親廟四始祖一文武不遷合爲七也七廟之外又立壇  
墀各一近者封土遠者除地示將去然也父廟曰考考  
成也謂父有成德之美也王考廟者祖廟也王君也祖  
尊於父故加君名也皇考曾祖也皇大也曾祖轉尊又  
加大稱顯考高祖也居四廟最上故以高目之祖考廟  
者始祖也五廟皆月月祭之遠廟謂文武廟也文武廟  
在應遷之列故云遠廟特爲功德而留故謂爲祧文武  
二廟不遷故云有二祧享嘗四時祭祀文武特留故不  
月祭但四時祭而已去祧爲壇謂高祖之父也若是昭  
行寄藏武王祧若是穆行寄藏文王祧去壇爲墀者謂

高祖之祖也高祖之父初寄在祧不得於祧中受祭故  
曰去祧有祈禱則出就壇受祭也高祖之祖往在壇而  
今不得祭故云去壇有祈禱則就壇受祭壇墀有禱處  
祭之者在壇墀者不得享嘗有祈禱乃祭之無祈禱則  
不得祭也去墀曰鬼者若又有從壇遷來墀者則此前  
在墀者遷入石函爲鬼雖有祈禱亦不得及唯禘乃出  
也諸侯立五廟壇墀與天子同無功德之祖爲二祧也  
月祭三廟顯考祖考止預四時皆降天子也去祖爲壇  
去祖謂去大祖也即高祖之父諸侯無功德二祧若高  
祖之父亦遷即寄大祖而不得於大祖廟受時祭唯有



祈禱則去大祖而往壇受祭也大夫立三廟二壇者異於君故立二壇而不壇也顯考祖考無廟卑也大夫無主故無所寄藏而高大二祖又無廟若有祈禱則為壇祭之壇輕於壇今二壇無壇為重大祖故也去壇為鬼者謂高祖若遷去於壇則為鬼不復得祭但薦之於大祖壇而已若大夫有太祖之廟者義具王制疏適士謂天子三等諸侯上士悉二廟一壇也皇考無廟曾祖也既無廟有祈禱則為壇祭之曾祖若遷去於壇則為鬼不復祭也官師謂諸侯中士下士為一官之長一廟為父立之也王考雖無廟在考廟而祭也去王考為鬼謂曾祖則不得祭又無壇有祈禱則薦於廟也庶士府史之屬庶人平民也賤故無廟死則曰鬼亦得薦之於寢王制云庶人祭於寢是也薦輕於祭鬼疏於廟鬼薦而不祭也方氏曰王立七廟所謂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也王考至祖考皆有父道故通謂之考特異號而已父獨親而近故直以考名王以業言大父之父也其生謂之大父故以大言皇者王之所自出曾祖則祖之所自出故曰皇考凡物高則顯故高祖曰顯考祖考大祖也以其為宗廟之始故曰祖考二祧蓋顯考之父祖也享嘗者四時之祭享以春言嘗以秋言魯語言嘗禘

烝享釋者謂春祭曰享諸侯立五廟所謂二昭二穆與大祖之廟而五月祭者三蓋視天子之親廟享嘗者二蓋視天子之二祧廟大夫立三廟所謂一昭一穆與大祖之廟而三馬氏曰說者謂七廟之中祧廟二爲文武之廟非也遠廟爲祧而二祧之廟享嘗而已苟文武之廟而祭止享嘗非先王尊祖宗之意也祧有去之意親盡而服窮祧所以去之以有可毀之理而毀之不可以無其漸故去祧爲壇去壇爲墀二祧廟享嘗乃止則有常禮也至於壇墀無禱乃止則無常禮也去墀爲鬼則與庶人同凡此者皆先王親親之殺也天子之廟其常數七而其功德之大則數有加焉諸侯止五廟而已雖有功德而數不增雖無功德而數不減王制所謂大祖則無可毀之理此天子諸侯大夫之廟曰去祖爲壇則祖可毀何也蓋祭法爲無功德者言王制爲有功德者言所以不同陳氏曰祭法言天子至士立廟之制多與禮異其言壇墀等威之辨理或有之壇墀之設爲其無廟禱祈則出其主於壇墀而祭之既事則復其主於廟而藏之唯祫與載之出疆然後在祭告之列其它不預也父昭子穆而有常數者禮也祖功宗德而無定法者義也故周於三昭三穆之外而有文武之廟春秋傳稱

襄王致文武胙於齊侯史記稱顯王致文武胙於秦孝公方是時文武固已遠矣襄王顯王猶且祀之則其廟不毀可知王舜中劉歆王肅韓退之之徒皆謂天子祖功宗德之廟不在七世之列特鄭康成以周禮守祧有八人小記王者立四廟則謂周制七廟文武為二祧親廟四而已是不知周公制禮之時文武尚為近廟其所以宗之之禮起於後代也果所以宗之者在七廟內使繼世祖先間有豐功盛德不下文武復在可宗之列則親廟又益殺乎理必不然祭法曰遠廟為祧則天子以五世六世之祖為祧所謂有二祧是也諸侯以始祖為

祧所謂先君之祧是也月祭者薦新之祭也月令獻羔開冰薦鮪羞合桃與夫嘗麥嘗穀嘗麻嘗魚皆先薦寢廟是也周官隸僕掌五寢之掃除糞洒之事所謂五寢者自考廟以至祖考廟之寢也王七廟而其寢乃五者為其祧將毀先除其寢所以見孝子孝孫之心不欲遽毀故去有漸也薦新止於寢廟則月祭不及二祧而及祖廟明矣享嘗者四時之祭春祠夏禘秋嘗冬烝是也有禱焉者求福之祭非常祭也亦猶四時之間祀雖毀廟之主皆合食焉則禱之時廟之初毀者亦為壇墠而祭之小宗伯掌辨廟祧之昭穆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

廟桃其廟則有司除之其桃則守桃黜堊之辨其昭則一桃二廟是謂三昭辨其穆則一桃二廟是謂二穆廟則修除貴其寢之常新桃則黜堊示其去之有漸則所謂遠廟者非不毀之廟也夫先王之立廟桃稱情而為之爾故其廟之數亦視服之輕重傳曰四世而總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諸侯之德薄於天子故其立廟至於服窮而止天子之德厚於諸侯故其立廟至於親屬之竭而止王肅謂二桃為高祖之父則五世矣一為高祖之祖則六世矣澄曰親廟四桃廟二共為三昭三穆并大祖凡七廟有功德可宗者

別立廟百世不毀與大祖同宗或多或少或有或無故不預七廟之數秦溪楊氏曰按祭法與王制不同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祭法則序四親廟二桃大祖以辨昭穆王制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大祖之廟而五祭法則三親廟月祭高二廟享嘗以見隆殺王制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大祖之廟而三祭法但有三親廟而高大無廟有二壇為請禱之祭而已王制士一廟祭法分適士二廟官師一廟又祭法有考王考皇考顯考祖考之稱王制無之祭法有壇有墀或二壇無墀或一壇無墀王制無之大抵王制畧而祭法詳

又按三壇同墀之說出於金縢乃因有所禱而為之非宗廟之外預為壇墀以待它日有禱也孝經為之宗廟以鬼享之非去墀為鬼也晉張融謂祭法去桃為壇去壇為墀去墀為鬼皆衰世之法則所言難以盡信

○王下祭殤五適子適孫適曾孫適玄孫適來孫諸侯下祭三大夫下祭二適士及庶人祭子而止

殤音德適  
丁歷切

鄭氏曰祭適殤者重適也祭適殤於廟之奧謂之陰厭王子公子祭其適殤於其黨之廟大夫以下庶子祭其適殤於宗子之家皆當室之白謂之陽厭凡庶殤不祭孔氏曰王子謂王之庶子公子謂諸侯庶子不得為先

王先公立廟無處可祭適殤故祭於其黨之廟謂王子公子為卿大夫得自立廟與王子公子同者就其廟而祭之方氏曰玄孫之子為來孫曰來者言其世數雖遠方來而未已也庶殤不祭重本故也以尊祭卑故曰下祭王而下每殺於廟數之二曾子問所謂陰厭陽厭者是也

### 右記人鬼之祭凡三節

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用騂犢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山

杯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

燔音煩瘞於滯切泰折之設

制二切驛息營切相近音穰祈宗音祭見賢遍切亡音無

鄭氏曰壇折封土爲祭處也壇之言坦也坦明貌也折炤指也必爲炤明之名尊神也地陰祀用黝牲與天俱用犢連言爾炤明也亦謂壇也時四時也亦謂陰陽之神也埋之者陰陽出入於地中也凡此以下皆祭用少牢相近當爲穰祈聲之誤也穰猶卻也祈求也寒暑不時或穰之或祈之寒於坎暑於壇王宮曰壇王君也日稱君宮壇管域也夜明月壇也宗皆當爲祭字之誤也

幽祭星壇星以昏始見祭之言營也雩祭水旱壇也雩之言吁嗟也春秋傳曰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祭之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不時於是乎祭之四方即謂山川林谷丘陵之神也祭山林丘陵於壇川谷於坎每方各爲坎爲壇怪物雲氣非常見者也有天下謂天子也百者假成數也孔氏曰春夏爲陽秋冬爲陰若祈陰則埋牲祈陽則不應埋總云埋者以陰陽之氣俱出入地中而生萬物故並埋之先儒云並不薦孰殺牲埋之用少牢降於天地也四時以下及日月至山林並少牢也寒暑之氣應退而不退則穰卻之

應至而不至則祈求之日神尊故其壇曰君宮月明於夜故其壇曰夜明也幽暗也星夜出水旱爲人所吁嗟曰幽祭雩祭皆爲域而祭之也四坎壇四方各爲一坎一壇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此四坎壇所祭之神也怪物慶雲之屬風雨雲露並益於人壇以祭山林丘陵坎以祭川谷泉澤也天子祭天地四方言百神舉其全數諸侯不得祭天地若山林川澤在其封內而益民者則得祭之如魯之泰山晉之河楚之江漢是也亡無也封內無此山川則不得祭案周禮大宗伯備列諸祀而不見祭四時寒暑水旱者宗伯所記謂歲時常祀此經所載謂四時乖序寒暑僭運水旱失時祈禱之禮然案莊二十五年左傳云凡天灾有幣無牲此禱祈得用少牢者彼天灾謂日月食示戒懼人君先須修德不當用牲若水旱歷時禱而不止則當用牲故詩雲漢云靡愛斯牲張子曰日月星辰風雨寒暑無特祭皆從祀於郊所謂日於壇月於坎日於東月於西皆不出祀之兆言王宮夜明幽祭之類皆指其祭位爾寒暑無定位暑近日壇寒近月坎而已故曰相近於坎壇注謂相近爲攘祈者非大雩龍見而雩當以孟夏爲百穀祈甘雨也有水旱則別有雩祭社五祀百神者以百神

之功報天之德爾故以天事鬼神事之至也理之盡也  
方氏曰雩主祭旱兼祭水而主旱言之者雨以時至亦  
無水患也幽雩皆謂之宗宗尊也詩曰靡神不宗祭祀  
無所不用其尊也泰壇泰折不謂之宗者天地之大不  
嫌於不尊也四方者四方萬物之神也陸氏曰孔叢子  
相近作祖迎澄曰孔叢子偽書最後出不足為據

○王為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為立社曰王社諸侯為百  
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為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羣立  
社曰置社為云偽切  
下並同

鄭氏曰羣衆也大夫以下謂下至庶人也大夫不得特

立社與民族居百家以上則共立一社今時里社是也  
孔氏曰羣姓謂百官以下及兆民大社在庫門內之右  
小宗伯云右社稷王社在藉田王所自祭以供粢盛詩  
頌云春藉田而祈社稷是也諸侯國社亦在公宮之右  
侯社在藉田大夫以下為衆特置故曰置社百家以不  
限多少此大夫所主立社稷則田主是也張子曰大社  
王為羣姓所立必在國外王自為立社必在城內在漢  
猶有七社在唐只見一社天子立大社為羣姓必不但  
為城中之民為天下也諸侯國社則是一國也郊者祀  
天之位社者祭地之位郊外無天神之祀社外無地祇



之祀澤中方丘亦社也故凡言社者即地祇之祭如大社王社又分而言之大社祭天下之地祇王社祭京師之地祇五祀祭宮中之地祇方氏曰王曰羣姓諸侯曰百姓者羣則衆矣不止於百羣姓之社曰大社則國社爲小百姓之社曰國社則大社爲天下矣大夫以下成羣則取數備矣故曰置社王氏釋周官封人云王社國中之土祇無與農事故不置稷則知置稷者唯大社與國社而已陳氏曰大社天下之社也國社一國之社也置社衆人之社也王社侯社一人之社也胡氏曰祭地於社猶祀天於郊也周公祀新邑先用二牛于郊後用大牢于社記曰天子將出類于上帝宜于社又曰郊所以明天道社所以神地道周禮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血祭祭社稷而別無地祇之位四圭有邸舞雲門以祀天兩圭有邸舞咸池以祀地而別無祭社之說則以郊對社可知矣後世旣立社又立北郊失之矣秦漢楊氏口祭莫重於天地而社稷其次胡氏乃合祭地祭社二者而一之社者五土之神是亦祭地也而有廣狹之不同天子有天下其社曰王社則所祭者天下之地極其地之所至無界限也故以祭社爲祭地唯天子可以言之凡胡氏所引皆天子社也但云後世旣立社又立北

郊失之矣此則未然有正祭有告祭冬至祭天於南郊  
夏至祭地於北郊正祭也匠人營國左祖右社以社與  
祖對尊而親之若因事而告地則祭社亦可矣類乎上  
帝宜乎社是也類者依郊祀正禮而為之宜者有事于  
社求福祐也此告祭也知祭各有義不可以一說拘則  
知聖人制禮精微之意矣

○王為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雷曰國門曰國行曰泰  
厲曰戶曰竈王自為立七祀諸侯為國立五祀曰司命曰  
中雷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諸侯自為立五祀大夫立三  
祀曰族厲曰門曰行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士庶人立

一祀或立戶或立竈

雷力又切

鄭氏曰此非大神所祈報大事者也小神居人間司察  
小過作譴告者爾司命主督察三命中雷主堂室居處  
門戶主出入行主道路行作厲主殺罰竈主飲食之事  
月令春祀戶夏祀竈中央祀中雷秋祀門冬祀行聘禮  
使者出釋幣於行歸釋幣於門士喪禮疾病禱於五祀  
司命與厲其時不著今時民家或春秋祠司命行神山  
神門戶竈在旁是必春祠司命秋祠厲也或者合而祠  
之山即厲也民惡言厲巫祝以厲山為之謬乎春秋傳  
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孔氏曰司命者宮中小神非天

之司命故祭於宮中援神契云命有二科有受命以保  
慶有遭命以謫暴有隨命以督行受命謂年壽也遭命  
謂行善而遇凶也隨命謂隨其善惡而報之國門者國  
城門也國行者行神在國門外之西泰厲古帝王無後  
者此鬼無所依歸好為民作禍故祀之此七祀是為民  
所立與衆共之其自為立者王自禱祭不知其當同是  
一神為是別更立祀也諸侯滅天子戶竈二祀故五祀  
公厲古諸侯無後者諸侯稱公故其鬼曰公厲諸侯自  
為立五祀義與天子同大夫減諸侯司命中雷故三祀  
族厲古大夫無後者鬼也曰門曰行者其大夫無民國  
故不言國門國行也漢時民祭有山而無厲故知山即  
厲巫祝之人意以厲神是厲山氏之鬼為之厲山氏有  
子曰柱世祀厲山之神何得為厲也張子曰五祀戶竈  
門行中雷而已一畝之宮五者皆具故自天子至于士  
皆立五祀之祭天子之立五祀周禮大宗伯司服小子  
曲禮月令曾子問禮運見于經者不一士之立五祀見  
于上喪禮祭法有七祀五祀二祀一祀之法加以  
司命及厲而諸侯不祭戶竈大夫以下皆不祭中雷殆  
非推報之義又未嘗參見諸書及廟桃壇墀之法亦與  
經多不合恐別是一法非世之達禮并不在五祀恐水

土之神已屬之社以報功而言則門行豈大如井反不祭片厲無後者也祭無後者是亦仁術陳氏曰五祀見於周禮禮記儀禮雜出於史傳多矣月令以為門行戶竈中雷白虎通劉昭范曄高堂隆之徒以為門井戶竈中雷特祭法加以司命泰厲為七祀七祀之制不見它經鄭注以七祀為周制五祀為商制然周官雖天子亦止於五祀儀禮雖士亦備五祀則五祀無尊卑隆殺之數祭法自七祀推而下之至於適七十二祀庶人一祀非周禮也兩漢魏晉之立五祀井皆與焉隋唐參用月令祭法之說五祀祭行及李林甫之徒復修月令冬亦祀井而不祀行中雷祀於中央竈祀於夏井祀於冬戶在內而竒陽也故祀於春門在外而偶陰也故祀於秋而左傳昭二十五年家語五帝篇則以五祀為重該修熙黎句龍之官鄭氏釋大宗伯之五祀則用左傳家語之說釋小記之五祀則用月令之說釋王制之五祀則用祭法之說而荀卿謂五祀執薦者百人侍西房侍西房則五祀固非四方之五官侍必百人則五祀固非明戶之類然則所謂五祀者其名雖同其祭各有所上也

右記天神地示之祭凡三節

夫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

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是故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長也周弃繼之故祀以為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帝嚳能序星辰以著衆堯能賞均刑法以義終舜勤衆事而野死鯀鄆鴻水而殛死禹能修鯀之功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修之契為司徒而民成冥勤其官而水死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菑此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財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

夫音扶菑音史捍胡鍛切共音恭去上聲

鄭氏曰此所謂大神也春秋傳曰封為上公祀為大神厲山氏炎帝也起於厲山或曰有烈山氏棄后稷名也共工氏無錄而王謂之霸在大昊炎帝之間著衆謂使民興事知休作之期也賞賞善也謂禪舜封禹稷等也能刑謂去四凶義終謂既禪二十八載乃死也野死謂征有苗死於蒼梧也殛死謂不能成其功也明民謂使之衣服有章也民成謂之五教之禮也冥契六世之孫也其官玄冥水官也蜺菑謂桀紂也烈業也族猶類也祀典謂祭祀也孔氏曰法施於民若神農后土帝嚳與堯及黃帝顓頊與契之屬以死勤事舜及鯀冥是也以

勞定國禹是也禦大菑捍大患湯及文武是也厲山氏  
案帝「世紀云神農氏起於烈山即炎帝也鄭引烈山  
氏左傳昭二十九年文農謂厲山氏後世子孫名柱能  
殖百穀故國語云神農之子名柱作農官因名農是也  
夏末湯大旱七年變置社稷故廢農祀棄祀以爲稷者  
謂農及棄皆祀之以配稷之神也其二氏鄭注係漢律  
曆志文案月令不載共工氏是無錄又案昭十七年鄭  
子稱炎帝以火紀共工氏以水紀大皞氏以龍紀從下  
逆陳是在炎帝之前大昊之後也共工後世之子孫爲  
后土之官后君也能治九州五土之神故祀以配社之

神帝嘗能紀星辰時候以明著使民休作有期不失時  
節堯以天下授舜封禹稷官得其人是能賞均平也五  
刑有宅是能刑有法也舜征有苗仍巡守陟方而死是  
勤衆事而野死鯀塞水無功被堯殛死于羽山治水九  
載亦有微功故得祀世本云作城郭是亦有功也鄭答  
趙商云鯀非殛死放居東裔至死不得反於朝爾禹能  
修父之功上古雖有百物未有名黃帝爲物作名正名  
其體明民謂垂衣裳使貴賤分明得其所共財謂山澤  
不鄣教民取百物以自贍也契爲堯之司徒掌五教湯  
放桀於南巢去民之菑謂伐紂自厲山氏以下所得祀

者皆有功烈於民也及夫日月星辰釋上文泰壇泰折等祀也二有天地四時寒暑水旱此不言者舉日月則天地可知四時寒暑水旱則日月陰陽之氣故舉日月以包之非此族謂非厲山以下及日月丘陵等無益於民者悉不得與於祭祀之典也方氏曰聖王之制祭祀凡以有功烈於民而已故以法施於民為首有民必有事故以以死勤事繼之民者國之本也事者國之治也故以以勞定國繼之國有民事為有常蓄患為有變故以禦大蓄捍大患繼之言日月星辰而不言天言山林川谷丘陵而不言地者以天地之功至大祀典所不得而言也陸氏曰言稷魯堯鯀禹黃帝顓頊契冥湯文武以著四代禘郊祖宗非專為私息也湯言除虐武王言去民之菑蓄甚於虐也陳氏曰法施於民民功曰庸也以死勤事以勞定國事功曰勞也禦天之蓄捍人之大患治功曰力也堯之道至於無能名舜之道至於無為而其所以見祀者止於賞均刑法以義終勤衆事而野死功烈者道德之迹迹者祀典之所可載而其為道非祀典之所可盡也

右總記鬼神示之祭凡一節





